

Beast in View

眼中的猎物

(美) 玛格丽特·米勒 著
马志彦 译

Margaret
Millar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眼中的猎物

Beast in View

(美) 玛格丽特·米勒 著

马志彦 译

BEAST IN VIEW by MARGARET MILLAR
Copyright © 1955 by Margaret Millar. Copyright © renewed 1983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2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眼中的猎物 / (美) 米勒 (Millar, M.) 著; 马志彦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133-0759-8

I. ①眼… II. ①米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36293号



眼中的猎物

(美) 玛格丽特·米勒 著 马志彦 译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

字 数: 83千字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759-8

定 价: 23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

一个轻轻的、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是克拉沃小姐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“我有很多朋友。”克拉沃小姐撒了个谎。

电话桌上方挂着一面镜子，她看到自己的口型正在重复这个谎言，似乎很享受。接着又看到自己点了点头，表示肯定——这个谎言是真的，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谎言。只有眼睛拒绝被说服，尴尬地眨了眨，目光从镜子里移开了。

“我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”那个女孩说，“但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你的消息，我有一个水晶球。”

“我……请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我有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，所有的老朋友都会不定时地在里面出现，今天晚上出现的是你。”

“我？”海伦·克拉沃的目光又转向镜子。镜子是圆的，像一个水晶球。她的脸闪现出来，像一个老朋友，一个熟悉却不亲密的朋友。她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，皮肤紧贴着颌骨。黑色的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，耳朵都露了出来。她的耳朵总是像被冻坏了一样带着一抹紫红色。眼睫毛和眉毛的颜色太浅了，以至于眼睛周围看起来一片空白，这有点儿可怕。水晶球里有一个老朋友。

她很小心地说：“请问你是哪位？”

“伊夫琳，记得吗？伊夫琳·梅里克。”

“哦，当然。”

“现在想起来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又撒了一个谎，比前一个还容易。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是一个分辨不出来的声音，就像三层楼下、车流嘈杂的大道上的一辆车和另一辆车的噪声一样难以分辨。它们听起来都很像：福特、奥斯汀、凯迪拉克和伊夫琳·梅里克。

“还在吗，克拉沃小姐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听说你老爸死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听说他给你留下一大笔钱。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“这么多钱可不容易处理。也许我能帮你。”

“谢谢，不需要。”

“也许你很快就会需要了。”

“我自己会处理，用不着不认识的人帮忙。”

“不认识的人？”语气很刺耳，好像被激怒了。“你说你记得我。”

“只是出于礼貌而已。”

“礼貌，你总是表现得像个淑女，是吗，克拉沃？或者装作是。总有一天你会记住我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出名。我的身体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博物馆里，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我。嫉妒吧，克拉沃？”

“我觉得你……疯了。”

“疯了？哦，不是，疯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才是那个什么都记不住的人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记不住，因为你嫉妒我，太嫉妒了，所以我把我从记忆中抹去了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”克拉沃尖着嗓子喊，“我不认识你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，你弄错了。”

“我可没弄错。克拉沃，你需要一个水晶球，这样就能记得你的老朋友了。我应该把我的水晶球给你，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了。喜欢吗？还是害怕了？你一直是个胆小鬼，我的水晶球会吓得你灵魂出窍。我正看着它呢，你想听一听我看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不，不要说了。”

“我看到你了，克拉沃。”

“不——”

“你的脸就在我面前，清清楚楚。但有点儿不对劲儿，哦，我看到了，你出事了、受伤了，你的前额撞开了，你的嘴在流血，血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……”

克拉沃小姐伸手把电话从桌子上扫了下来。电话翻倒在地板上，没有摔坏，还在嘟嘟地响。

她坐下来，吓呆了。在水晶球一样的镜子里，她的脸没有变、没

有受伤。额头是平滑的，嘴唇是整洁的，皮肤却像纸一样白，似乎已经没有血可以流了。克拉沃小姐的血已经流尽了，这么多年来，默默地，在心里流尽了。

震惊逐渐消退以后，她俯身捡起电话，放回桌子上。

听筒里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，“请告诉我号码。我是接线员，请告诉我号码。你想打电话吗？请告诉我号码，好吗？”

她想说，给我接警察局。就像戏剧里的人那样轻松随意，就像她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给警察局打两三次电话一样。克拉沃小姐从来没有报过警，一次也没有。在她三十多年的生活中，她甚至都没跟警察说过话。她不害怕警察，只是没有和他们打交道的机会。她没犯过罪，和罪犯没有过任何干系，也没有人对她犯下过任何罪行。

“请问你要的号码？”

“是……是琼吗？”

“什么？是的，克拉沃小姐。哦，你不出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晕过去了，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呢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晕倒过。”第三个谎言。说谎已经变成了习惯，变成了爱好，像串成一串的珠子，由谎言做成的项链。“几点了，琼？”

“九点半左右。”

“你很忙吗？”

“现在总机只有我一个人，朵拉感冒了，我也差一点儿。”

含混不清的话语里透着自怜，克拉沃怀疑琼并没有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差点儿感冒，估计琼的上司也不信。

“你快下班了吧？”

“还有半个小时。”

“你能不能……我希望你能在回家前到我的房间来一趟。”

“为什么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克拉沃小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哎呀，我什么也没——”

“十点以后见，琼。”

“啊，好吧，可我还是不明白我——”

克拉沃小姐挂断了电话。她知道怎么对付像琼这样的人：挂断电话，断绝联系。克拉沃小姐没有意识到，她一生中断绝联系的人已经太多了，她太频繁、太轻易地挂断了太多人的电话。现在，她三十岁了，孤身一人。电话再也没有响过，敲门的只有送饭的服务员、理发的女美容师，或是送晨报的门童。再也没有谁的电话可以挂断了，除了一个在她父亲办公室工作过的接线员和一个疯疯癫癫的陌生人，拿着水晶球的陌生人。

她挂断了那个陌生人的电话，但挂断得太迟了。似乎是孤独感迫使她去聆听，即使邪恶的语言也胜过寂静无声。

她穿过客厅，推开小阳台的法式玻璃门。阳台上只能放下一把椅子，克拉沃小姐坐了下来，望着三层楼下的马路。马路上车流滚滚，灯光闪烁。人行道上挤满了人，夜色中充满了嘈杂的生活气息。噪声敲击着克拉沃小姐的耳膜，听起来真奇怪，好像是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声音。

一颗星星在天空中升起。第一颗星星是用来许愿的，但克拉沃小姐什么愿望都没有。她和马路上的行人只隔着三层楼的楼梯，却像到星星的距离一样遥远。

琼来晚了，她绕道去了酒吧，从后门的楼梯爬到了克拉沃小姐的

厨房门口。克拉沃小姐有时也走后楼梯，琼经常看见她偷偷摸摸地进进出出，像一个瘦弱的、胆战心惊的鬼魂在躲避活人。

厨房的门上了锁。克拉沃小姐的所有东西都上了锁。旅馆里有一个传言，说她在房间里藏了一大笔钱，因为她不信任银行。这样的传言太普遍了，一般都是门童传开的。没钱赌马的时候，这些孩子就以幻想能偷到钱为乐。

琼不相信这个传言。克拉沃小姐把东西锁起来，因为她就是一个习惯了上锁的人，无论东西是否值钱。

琼敲了敲门，等着克拉沃小姐来开。她微微摇晃着，因为喝了双份的马提尼，楼下的收音机正在放华尔兹，华尔兹总是让她跟着晃，骨瘦如柴的身体在那件廉价的花格呢大衣里前后摇晃。

“谁呀？”克拉沃小姐的声音打断了音乐，像一把刀切断了黄油。

琼把手放在门框上，稳住了身体。“是我，琼。”

门链被取了下来，门锁开了。“你来晚了。”

“我来之前有些事要做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克拉沃小姐知道是什么事，厨房里都能闻到了。“进来吧，去另一个房间。”

“我得马上走。我姨妈会——”

“你为什么走后门的楼梯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让我上来，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来这里，他们会大惊小怪的。”

“你什么也没做错，琼。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”克拉沃小姐微笑着，态度很和善。她知道怎么对付像琼这样的人。微笑，即使是被恐惧和不安造成的极度痛苦折磨着，她也对她们微笑。

“你来过我的房间吗？琼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从来没有？”

“我怎么可能来过呢？你从没有让我上来过，我是在你搬进来以后才找到这份工作的。”

“你想先参观一下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谢谢，克拉沃小姐。我得马上走。”

“那就喝点儿什么吧，你想喝什么？”微笑，说些好听的话，准备各种饮料，她不惜一切代价逃避孤独，期待电话铃再次响起。“我有一些上好的雪利酒，存了很久了——为了招待客人用的。”

“一丁点儿雪利酒应该不至于让我喝醉，”琼知趣地说，“尤其是我快要感冒的时候。”

克拉沃小姐在前面带路，穿过走廊走到了客厅。她转过身以后，琼好奇地四处打量着，但实在没什么可看的。走廊里的门都关着，根本看不到门后藏着什么，储藏室、卧室或是浴室。

客厅在最后一扇门后面。克拉沃小姐在这里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，她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读书，躺在长沙发上休息，坐在胡桃木桌子边写信。“亲爱的妈妈：我很好……天气太棒了……圣诞节快到了……替我问候道格拉斯……”“亲爱的布莱克希尔先生：关于阿特拉斯公司的那几百股股票……”

她的妈妈住在西边六英里外的比弗利山^①上，布莱克希尔先生的办公室离这儿也不过十几个街区，但克拉沃小姐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。

她从咖啡桌上的细颈酒瓶里倒了一杯雪利酒。“喝吧，琼。”

^①比弗利山 (Beverly Hills)，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面，著名的高级住宅区。

“谢谢，克拉沃小姐。”

“坐下吧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琼在窗边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。克拉沃小姐观察着她，心里想，她多像一只鸟啊。看她那轻快的、蹦蹦跳跳的动作，明亮而贪婪的眼睛，骨节突出的小手。除去金色的头发和俗气的花格呢大衣，她就是一只麻雀，一只不吃面包屑、只喝雪利酒的醉醺醺的麻雀。

在观察琼的同时，克拉沃小姐开始琢磨伊夫琳·梅里克长什么样。

她小心翼翼地：“一个小时以前，我接了一个电话，大概是九点半左右。琼，我想请你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个电话的消息，我会很感激的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从哪里打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没办法知道答案，克拉沃小姐，除非是长途电话。今天晚上我接了三四个长途电话，但没有一个是找你的。”

“你知道有打给我的电话吧，记得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仔细想想。”

“哦，当然，克拉沃小姐。我在仔细想，很仔细地想。”女孩的脸皱了起来，想要做出正在努力思考的表情。“只有一种可能：如果有人打来找克拉沃小姐，我一定记得。如果有人打来说转四二五房间，那就难说了，明白吗？”

“打来电话的人一定知道我的房间号码？”

“我猜是的。”

“你猜？”

女孩在椅子上坐立不安，她看了看门，又看了看克拉沃小姐，再看了看门，目光不停地晃动着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你猜是的，琼。”

“我只是说我……我不记得今晚接过打给四二五房间的电话。”

“你是说我在撒谎吗，琼？”

“哦，不，克拉沃小姐，不是，克拉沃小姐。只有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不记得了，就是这样。”

这是这次见面的最后一句话。没有人说谢谢，也没有人说再见。克拉沃小姐站起来打开门，琼冲向了走廊。克拉沃小姐又是孤身一人了。

隔壁房间的笑声震得墙壁嗡嗡响，说话声穿过阳台，从开着的法式玻璃门传了进来。

“坦白说，乔治，你是一个浑蛋，一个大浑蛋。”

“听听那个女孩说的话，她说这话的样子多可爱啊。”

“嘿，上帝，谁拿走了开瓶器？”

“你以为上帝给你的牙是白长的吗？”

“上帝给了什么，上帝会再收回去的。”

“多莉，你到底把开瓶器放哪儿了？”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我不记得了，就是这样。

克拉沃小姐在胡桃木桌子旁坐下来，拿起一只纯金自来水笔，那是几年前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

她写道：“亲爱的妈妈：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，希望你 and 道格拉斯一切都好。”

她盯着自己写下的字，潜意识里觉得犯了一个错误，但一时没有找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看起来挺对的：希望你和道格拉斯一切都不好。

我本想说一切都好，克拉沃小姐想，只是一个笔误，我不恨她。都是因为这些噪声……我不能集中精神……隔壁那些讨厌的人……

“你有时候真像个大猩猩，哈里。”

“给我几根香蕉，谁给我几根香蕉，哈里饿了。”

“什么事情那么好笑？”

“开个玩笑，行吗？你就不能开个玩笑嘛。”

克拉沃小姐关好法式玻璃门，上了锁。

或许那个电话也只是这样吧，她想，不过是一个玩笑。可能是旅店里的什么人想吓唬她，因为她很有钱，还因为他们觉得她很怪。她知道，这两点足以让她成为恶作剧的对象。很多年前，她就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了，背后的取笑再也不能像上学时那样让她烦恼了。

问题解决了。拿着水晶球的女孩只是一个玩笑。伊夫琳·梅里克并不存在。然而克拉沃开始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她不再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

她拉上窗帘，继续写信。

“我希望你和道格拉斯一切都不好。”

她把不字涂掉，就剩下好。

“我希望你和道格拉斯一切都好。不过我不希望，我不希望任何事情，我不在乎。”

她把信纸从中间撕成了两半，小心翼翼地放进桌子旁的废纸篓里。她跟妈妈真没什么可说的，从来都没有，也永远不会有。向妈妈寻求建议、安慰、帮助的想法是可笑的，即使海伦有胆量问，克拉沃夫人

也不会给她任何建议、安慰或帮助。

隔壁房间开派对的人唱起歌来，《老磨坊溪边》、《丰收的月亮》、《雏菊，雏菊》，歌声时而动听悦耳，时而走调刺耳。

一阵气愤和憎恶的热流涌过克拉沃小姐的身体。他们不应该在这么晚的时候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她应该敲敲墙，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听的话，就给经理打电话。

克拉沃小姐想站起来，但她的脚后跟卡在了椅子横档中间。她向前摔倒了，脸擦在尖尖的桌子边上。她静静地趴在地上，品尝着血的咸味，听着太阳穴突突地跳动和慌乱的心跳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挣扎着站起来，慢慢穿过房间，动作僵硬地朝挂在电话桌上方的镜子走过去。她的前额上有一道浅浅的擦伤，一边嘴角在流血，摔倒时她把下嘴唇咬伤了。

“你的脸就在我面前，清清楚楚。你出事了、受伤了，你的前额撞开了，你的嘴在流血，血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……”

呼救声卡在克拉沃小姐的喉咙里。救救我，谁来救救我，妈妈——道格拉斯——布莱克希尔——

但她永远不会喊出来，喊声卡在她的喉咙里，克拉沃小姐会把它咽下去，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。

我没有真的受伤，必须保持理智。父亲总是向别人夸耀我是多么理智。所以，我不能变得歇斯底里，必须做一些理智的人会做的事。

她回到桌子旁，拾起笔，拿出一张新的便笺纸。

亲爱的布莱克希尔先生：

您也许还记得我。在我父亲的葬礼上，您告诉我，如果出

了什么事，会给我出主意、会帮我。我不知道您这么说是出于安慰还是真心。希望是出于真心，因为您预料的事发生了。我确信一个疯子想要害我……

2

……不得不说出这些不堪的细节，让我觉得很痛苦。我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痛苦强加于人，但由于您给我已故的父亲提供过非常专业的咨询，我很希望您能就我现在的处境提供一些建议。

请您在收到信后给我打个电话，告诉我您对此事的看法。我将不胜感激。当然，我一定会以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。

您真诚的

海伦·克拉沃

信被投递到了布莱克希尔先生的办公室，又送到了他位于菲利兹的家里，因为他提前下班了。他不再按时上下班，在五十岁时，他体面地退休了。部分原因是他赚了足够的钱，但主要是因为觉得厌倦了，就像提前降临的冬天。事情开始重复：新形势让他想起旧